皇明史竊

楊繼盛沈鍊沈束列傳第七十　　東莞尹守衡著

楊繼盛字仲芳容城人也嘉靖二十六年進士授南京吏部主事滿遷兵部員外郎是時虜酋俺答入寇京師戒嚴咸寧侯仇鸞以雲中騎入援爲諸道先上大喜詔拜鸞平虜大將軍總督諸道援兵禦虜虜去總理京營戎政鸞在上前陳議日中已無虜而心實憚之又思有以餌之陰遣厮養子時義結俺答義子脫脫請於官大同遼五市市馬上問相嵩嵩故喜鸞可其策繼盛上疏條論十不可五謬大略謂互市市馬者

和議別名也虜戕蹶我陵寢虔劉我赤子今反與之和何以上雪列祖之怒下紓百姓之忿乎忘天下之大讎其不可者一矣往北伐之詔下天下曉然知聖意日夜輸其兵食以助京師而忽更之曰和則平日之選將練兵者為何備糧草精器械者為何失天下之大信其不可者二矣以天朝堂堂而下與犬羊互市冠履倒置損國家之重威其不可者三矣天下豪杰日夜磨厲其長技以待試而甘心於虜今謂國家厭兵無所用之頹豪杰效用之志其不可者四矣庚戌之變天下騷謂習於戎事無故以和弛之邊鎮之士人人各自偷安矣然有急時乃再為整頓

不已豈乎嚴防邊將士之心其不可者五矣往者邊臣私通虜吏猶得以法裁之今導之使通其不勾結而尤外泄者幾希開邊方通虜之門其不可者六矣伏念之莽在在有之往者厭國威不敢肆今謂縣官惜而[illegible]虜群側目而思逞更何忌憚將來腹心之變可勝言哉起百姓不靖之漸其不可者七矣虜昨深入時我雖不敢逆一矢然虜知我倉卒亡備疑畏之心尚存也今備之已半載而互市終之彼謂我尚有人乎長胡虜輕中國之心其不可者八矣虜狡詐出沒叵測我竭財力而替

之遺虜召約不至未可知也因互市而伏兵若吐蕃清水之盟未可知也或互市畢即入寇入寇矣而篤誘乜部落我既無所攝問之或以下馬索上價或討我以重賞或別望我以分外不堪之求皆未可知也墮胡虜狡詐之計其不可者九矣大約歲帛數十萬得馬數萬匹十年之後虜馬少而我帛亦不繼將何以善其後不爲國家深長之計其不可者十矣又爲謬說者有五不過曰吾外假馬市羈縻之而內實吾以修武備夫虜至無厭也至無恥也倘有他釁我不可失信以興兵此乃所

以自羈縻乎我非所以羈縻乎彼也且吾果欲修武備而何所藉於羈縻此一謬也曰吾乏馬吾藉此一資吾軍則又非也既和矣無事戰矣得馬將焉用之且虜以馬爲生安肯捐其自乘之良馬而市於我此二謬也曰互市不已彼且朝貢夫至於朝貢而中國之捐費以奉虜益大矣此三謬也曰虜既利我必不失信又非也夫虜之種類日繁中國之所關市者能盡給其衆乎不給則不能無入掠此四謬也曰兵危道也佳兵不祥夫敵加於已而應之胡佳也人身四肢皆癰疽毒日內攻而

憚用藥石可乎此五謬也夫此十不可五謬至易知也然而有爲陛下主其事者蓋其人內迫於國家之深恩則圖倖目前之安以見效外惕於虜之重勢則務中彼之欲以求寬然公卿大臣知而莫爲一言止之者止則我肩其任而安危及于身開則人任其責而成敗無與於我陛下宜震獨斷發明詔罷言開市收回成命選將練兵聲罪致討不出十年臣請得爲陛下勦燕然之頹懸俺答之首于藁街以示天下萬世疏入上三閱之曰繼盛言是鸞恚憤曰豎子目不知虜宜其易言如是

遂有客揭進上乃下八臣會議八臣者大學士嚴嵩李
本禮部尚書徐階兵部尚書趙錦侍郎張時徹聶豹成
國公朱希忠及仇鸞鸞能方歷諸人皆附鸞指不敢異
遂下繼盛錦衣獄貶狄道典史已而虜以羸馬索厚直
弗予輒大譁大同市寇宣府宣府市寇大同明年萬騎
入塞上乃命罷市著為令復言開市者死虜入至薊州
鸞疽發背死上得鸞前通虜狀乃族鸞因思繼盛言
大雖立遷山東諸城令踰月遷南京戶部主事僅三日
遷刑部員外郎未十日調兵部武選郎繼盛曰上一歲

四遷臣官上恩厚矣臣何以報國哉已而深念曰吾知所以報矣至部僅十二日遂上言臣居兵曹以討賊爲職然賊不顓在邊臣觀大學士嚴嵩盜權竊柄悞國殃民此天下一大賊也方今外賊惟邊內賊惟嵩未有內賊不去而外賊可平者請誅賊嵩當在勦邊之先臣謹嵩有十大罪我太祖高皇帝親見宰相專權之禍罷中書省丞相而立五府九卿分理庶政殿閣之臣惟備顧問視制草嵩挾陛下之權盡侵府部百司之事儼然以丞相自居此壞祖宗之成法一大罪也皇上用一人嵩

則曰我薦之及黜一人嵩又揚言曰是不親附我也於
罷之皇上宥一人嵩則曰我救之及罰一人嵩又揚言
曰是得罪我也故報之群臣畏嵩甚於畏皇上此竊皇
上之大權二大罪也人臣善則稱君過則歸己故書曰
爾有嘉謨嘉猷則入告爾后於內爾乃順之于外曰斯
謨斯猷惟我后之德賊嵩入閣數年安有謨猷可紀至
刋御劄以布于天下名曰嘉靖疏議欲上美政以彰己
事權此掩皇上之治功三大罪也皇上令嵩票本嵩令
子代世蕃又令嵩之義子趙文華代擬故京師有大丞

相小丞相之諡此縱奸子之僭竊四大罪也嵩孫嚴効忠嚴鵠皆世蕃子也乳臭孩童隨任參養未聞一日離家効忠則以兩廣功授所鎮撫嚴鵠又以瓊州功陞錦衣千戶皇上爵賞遏士之權豈賊嵩私家壟斷之物乎此冒朝廷之軍功五大罪也逆鸞以貪虐論革世蕃乃受三千金薦爲大將忠於社稷者豈肯用此債帥以寄干城勾虜背逆者鸞也而受賄引用鸞者則嵩與世蕃也嵩之罪惡又出鸞之上矣此引背逆之奸臣六大罪也胡虜深入丁汝夔問計于嵩嵩曰京邊不同敗於邊

猶可掩也敗于京不可掩也且虜飽自退耳故汝夔傳
令不戰及汝夔逮治求嵩居間嵩曰無恐吾客疏保若
矣汝夔恃嵩平日回天手段故安心不辯及臨刑始知
爲嵩所紿乃大呼曰嚴嵩誤我矣此誤國家之軍機七
大罪也郎中徐學詩以劾嵩奪官矣考察而及其兄中
書舍人徐應豐都給事中厲汝進以劾嵩降典史矣大
計而復行削籍夫應豐乃皇上供事內庭之臣典史則
無過可指也考察大典皇上持之以激勵天下之人心
賊嵩竊之以中傷天下之善類此專黜陟之大柄八大

罪也文武官陞遷論銀多寡將官納賄於嵩不得不尅削乎軍士所以軍士多至失所而邊方爲甚有司納賄於嵩不得不濫取於百姓所以百姓多至流離而北方之民爲甚利歸一人毒徧天下人人思亂皆欲食嵩之肉臣恐天下之患不在胡虜而在域中此失天下之人心九大罪也先朝風俗淳厚近古逆瑾用事始一少變及至嵩爲輔臣謟諛以欺乎上貪汙以率其下通賄殷勤雖盜跖而薦用奔競踈拙雖夷齊而罷黜守法度者以爲固滯巧彌縫者以爲有才勵節介者以爲矯激言

奔走者以爲練事卑污成俗牢不可破英雄豪傑皆
夻中究其本原嵩先好利天下所以皆尚乎貪嵩先好
洩天下所以皆尚乎諂源之不潔流何以清此壞天下
之風俗十大罪也然此十大罪非五姦則無以濟之陛
下一言一動左右侍從無不關白故陛下之愛憎舉措
嵩皆預知而逢迎是陛下之左右皆賊嵩之間諜其姦
一嵩欲盡塞天下言路以義子趙文華爲通政使章疏
一至先上副封少有干嵩即先有術以爲之彌縫御史
王宗茂劾嵩一疏文華留之五日而後上是陛下之納

言乃賊嵩之鷹犬其姦二嵩懼緹騎緝事則令世蕃以孫與厰帥聯婚嵩籍江西去京四千餘里結親於此欲何爲哉此其情可立見也是皇上之爪牙乃賊嵩之爪牙其姦三嵩畏臺諫有言進士初選非嵩私屬不得與中書行人之選推官知縣非重賄不得與給事御史之列有差遣則往返儹遺有愛憎則授意論劾是皇上之耳目皆賊嵩之奴僕其姦四科道已入其籠絡部臣有如徐學詩之類者可懼也令子世蕃將各部之有才望者悉羅而致之爲腹心或結爲兒[illegible]親招爲門客各部

堂可稍有怨望者先報世蕃嵩得早爲斥逐連絡蟠結合爲一黨是皇上之臣工多賊嵩之心腹其姦五嵩之十罪賴此五姦五姦一破十罪立見雖然嵩握重權諸臣順從無足怪者大學士徐階負天下之重望荷皇上之知遇不爲天下除賊畏嵩之巧懼嵩之毒爵拂聽命不敢少抗雖爲積威所刼然於皇上不可謂不負也皇上聰明剛斷逆鸞隱惡無不悉知嵩之顯惡乃反含忍固君不能知知亦君不能去一日在位則一日之害也皇上何不割愛一賊臣而忍百萬蒼生之塗炭乎臣前諫

阻馬市謫官邊方往返萬五千餘里道途艱苦妻子流離宗族賤惡家業盡落幸復今官僅將一月臣雖至愚非不知與時浮沉徐圖報於他日而顧履危冒險攻難去之臣覬難成之功取必至之禍哉顧皇上以再生之恩賜臣臣安忍不捨再生之身以報皇上况臣狂直成性忠義鬱結每恨壞天下之事者惟逆鸞與嵩鸞已死死獨嵩尚在嵩之姦惡又倍於鸞將來爲禍更甚於此不言再無可以報皇上者伏望皇上聽臣之言察嵩之姦群臣於嵩畏勢懷恩不必問也或召問二王令之面

陳或詢諸閣臣諭以勿畏重則置之憲典以正國法
則諭令致仕以全國體賊臣既去豪傑必出賞罰既明
軍威自振胡虜畏皇上之聖斷知中國之有人將不戰
而奪其氣聞風而喪其膽矣內賊去外賊除其致天下
之太平何有故臣欲捨死圖報而必以討賊臣爲急也
然除外賊者臣等之責而去內賊者則皇上之事感激
無地故不避萬死疏奏上命執訊鎮撫司固嵩黨五毒
參至問誰主使嵩疑繼盛嘗受業閣學士徐階繼盛曰
人臣盡忠在己豈必待人主使問何自引二王繼盛曰

非二王疇不畏嵩者且二王家事惧為嵩敗當盡言耳拷掠乃至斷指出脛無少屈獄具詔杖一百有遺之蚺蛇膽曰服之可以禦杖繼盛曰椒山自有膽何必蚺蛇哉談笑赴杖杖已下刑部獄死復甦太息曰嗟夫忽然而死忽然而生如睡又醒人之生死固甚易事也已益脱然刑部尚書何鰲受嵩指傅詐傳親王令旨律郎中史朝賓曰無其事而附會以坐人死人臣阿私而侮三尺乎宜至此乎持不可嵩遂謫朝賓外而侍郎王學益替鰲遂至重辟繫三年毎當讞上不忍會總督張經巡

撫李天羅皆以玩寇逮至嵩知三人上所必殺罷後二獄而附繼盛於尾上見二人名並付處决而嵩未嘗知繼盛刑也繼盛妻張氏上言臣夫楊繼盛原任兵部武選司員外郎因先任本部車駕諫阻馬市預伐仇鸞逆謀聖恩僅從薄謫旋以鸞敗首賜湔雪一歲四遷臣夫拜命之後啣恩感泣私圖報効中夜起立對食忘餐臣所親見不意誤聞市井之言尚狃書生之見遂發狂論荷皇上天高地厚之恩不即加戮俾從吏議臣夫刅杖後入獄數死復甦剜去臀肉二片斷筋二條日夜籠箍備

極若楚年荒家貧臣紡績供給兩經奏讞俱蒙特宥是臣夫再蹈于死而皇上累置之生臣之感佩惟有焚香禱祝萬壽無疆而已今歲會議混入張經䟽尾奉旨處决臣夫雖復捐軀市曹亦將瞑目地下臣仰惟皇上方順養冲和保合元氣昆虫草木皆欲得所豈惜一迴宸顧下垂覆盆倘蒙鑒臣螻蟻之私少從末減不勝大幸若以罪重不赦願即將臣斬首都市以代臣夫之死夫雖遠禦魑魅親執戈矛必能為疆場效命之鬼以報皇上臣於九泉亦復啣結無旣矣奏入嵩抑不達帝闕繼

盛遂與張經李寵同死西市繼盛死七年嵩逐又二年世蕃棄市而嵩寄死野寺又三年天子遺詔褒贈太常少卿謚忠愍賜祠祀録一子太學初繼盛友人王世貞求救於嵩門生司業梁材材語嵩曰外間藉藉謂楊繼盛不免先生不憂後世耶嵩曰行當為救之以問少卿胡植鄢懋卿皆曰不可公不知養虎者耶乃自遺患嵩頷之梁材曰繼盛死不足惜柰國體何先生還當為天下後世慮不聽有吏應生者為繼盛獄中甚周旋奸黨威禁之不為奪且欲自具草申救繼盛曰藏予血三年

而碧者即地下必有以報應生

論曰王弇州之論著椒山言上疏時妻語之曰一鸞固
公幾死嵩父子百鸞也公休矣余咲其婦人之言何從
得入忠臣烈士之耳後覽乞代夫死之疏喟然不覺涕
泣之交頤嗟哉孰知其義烈之槩而丈夫之行乎肉食
者慚矣嵩尚有人心者哉援二王以傳爰書奚殊莫須
有之故智嵩之罪等于檜矣其後孫中允以釋疑之說
進遂傳首于天下戮嵩父子籍而分之惡足以雪忠臣
烈士之憤耶

沈鍊字純甫會稽人也嘉靖十七年進士初授溧陽令治以擊搏豪強銜赤子爲急用伉倨再忤臺使尉職墨錮之尉自經三從令久不調稍遷錦衣幕與尚寶丞張遜業善兩人皆以詩酒自豪數從遜業飲必飲輒醉醉則抵几叚聲誦出師表赤壁賦撫掌縱談天下事慨然有封狼居胥意會是時虜闌入塞都門不啓鍊急謁堂帥陸炳曰毋閉門閉門以民予敵矣炳言于上許之虜執御廐內臣八人去俺酋踞坐見八人遣歸曰若見天子好爲我致書啓書多嫚語求入貢上命文武臣會議

司業趙貞吉抗言曰何議爲恐後生儒夫闇於事許之貢何異城下之盟大不可檢討毛起曰時事孔棘吾姑寛虜于貢俟出塞而後議守可乎貞吉叱起謬語鍊從衆中昌言大申貞吉指刺刺不休太宰夏邦謨目之曰若何小吏而言若是鍊曰大吏噤弗言故小吏言之胡怪也鍊是時氣欲即吞虜退而上疏請以萬騎護陵寢萬騎防通州餉而合勤王之師十餘萬鼓而薄其惰歸必大勝報聞罷蓋是時相嵩獨貴幸用事將帥當事臣事急畏誅輒入賄嵩居間嵩爲寢抑而飾取以聞以是

虜得長驅至都門鍊一日飲遜業所大呼遜業曰有以國事至此相嵩不斬虜可得而滅乎吾將請劍於尚方矣遂上言曰臣見輔臣嚴嵩受國重任視如鴻毛貪婪之性疾如膏肓愚鄙之心頑于鐵石不聞其勞心焦思延訪賢豪咨諏方略以爲治國安邊之策與子世蕃日夜圖維祗爲招權納賄之計邊將歲時常例輦輸以入安得使其奮身却敵以錢而買死撫按長年著幣絡繹其門安得不致有司聚斂蠹國而害民陰制科道俾不敢言一忤其意必擠之死而後已見有忠謀爲國者多

方沮撓之讒諛誤國者受賄曲全之內閣九年無一善狀尚安望其協謀天討以紓君父之憂乎故今虜寇之敢于深入三尺童子皆知嚴嵩父子之所致也吏部尚書夏邦謨名爲公室之臣實爲私門之吏大事面白嚴嵩而後敢行小事書通世蕃而後敢發妾婦之道至工丈夫之心已喪如之何其察天下之官吏也官吏之言曰內閣吏部要錢吾黨守清無益于是內外遠近相視成風廉耻不行盜賊蜂起若使內閣吏部盡忠則六卿盡職矣又何至于丁汝夔之失事乎乃今猶阻北伐以

爲不可然虜賊之稱首也許亦來不許亦來朝廷之用兵也不能戰戰亦不能守矣今能阻朝廷之北伐能保虜寇之不南侵乎其心曰事成則歸功于將帥事失則歸罪于輔臣此所以倡爲不可戰之說於其閒其爲欺君誤國之罪又大矣伏乞皇上勅下廷臣將此三人詳議其罪應誅而誅應斥而斥則賞罰明而賢否別忠臣義士無不仗劒而起感激奮發爭先效死而虜酋不足燬矣疏入詔以誣詆大臣編管保安州保安人慕鍊忠義爭館穀鍊遣子弟從學塞外人慙又每爲鍊告當父

子鍊亦日與相詈笑以爲常至爲偶人三象唐相林甫宋相檜及相嵩而射之作射虎行語稍稍聞嵩父子啣之切骨而侍郎楊順來總督故嵩客也虜方入破應州四十餘堡順候虜去縱吏士殺掠避虜人爲首功以捷聞得賞方宴會諸寮稱賀鍊以詩大書遺之云殺生獻捷古來無解道功成萬骨枯白草黃沙風雨夜冤魂多少覓頭顱又作籌邊賦譏刺時事或謂鍊曰公遷人毋爲爾鍊曰君視吾目在否而欲盲我夫殺人而欺其君以要賞吾誓不與共天順恨甚日夜欲甘心之矣鍊熹

憤前後帥遜懦思得身當一面倡集敢死士爲禦虜計
於是順以其私人走世蕃所言鍊結死士擊劍習射將
以間取而父子世蕃曰有是哉以屬巡按御史李鳳毛
鳳毛謀爲謝曰有之竊除已解散其黨矣鳳毛得代歸
遷光祿少卿而御史路楷來又嵩客也世蕃爲酒壽楷
而使謂順曰幸爲我除吾瘍順則以與楷合奏捕諸白蓮
教通虜者竄鍊名籍中以謀叛聞斬于宣府市有二子
從父保安順杖殺之并于故籍逮其長子襄順楷尋敗
乃免隆慶初詔贈鍊光祿少卿錄一子太學襄用諸生

又次應貴上春官伏闕頌艾寬詔逮順楮下司寇獄論抵罪張遜業者字有功少師孚敬子亦一斷齒士也官終太僕寺丞

論曰洗純甫畢畢一幕職抵掌而欲却千里之難而闞自效慨觥哉又一請纓生也至于借劍尚方窴身羣上遴養時晦以待天子任使奚不可者不勝叱嚓不平之氣與目時事哆口傷人長歌作祟自訶洗吾峴壘終嬰疾世之亂群凶之戈則已㭊于其喉矣悲夫

沈束字宗安會稽人也舉鄉試第一嘉靖二十三年進士初授徽州府推官入爲禮科給事中時分宜專政宣大總兵故太保左都督周尚文卒求卹典嵩寢弗予束曰是吾禮科事也尚文大有功於邊鎮吾有言責可噤不言乎乃爲疏請曰臣聞上有必賞之典以酬功則下懷必報之忠以竭義竊見總兵周尚文清苦愛士忠勤自許馴驕悍之卒而制其命消方形之變而伐其謀忠勇素著封疆攸賴及今虜騎深入聞命疾趨奮勇先登仰仗天威多所殺獲虜遂狼狽遁此又一時奇功也

頃蒙皇上明見萬里褒陞官秩綸音涣頒固足以感動人心但考尚文之功尚有未盡之賞今其死也邉民無不灑泣曠蕩之恩可徐施于生前而恤賞之典當終全于死後臣願皇上除施厚報贈之爵命延之世賞因一人而勸千萬人則九邉之廣百萬之衆感激而思奮者又安知無出于尚文之右者乎此所謂心戰為上制梃以挺利兵者也然而當事之臣不能上體聖心任己意而予奪于其間則冐濫或得于倖成功忠反抑于捐棄以致皇上加功憫死之至仁將鬱而不能下究絕遐窮

塞之將士亦惴而不能上達安能奮發興起以自効于
頗牧之流而副皇上拊髀之思乎疏入嵩大怒條旨杖
闕下幾死下詔獄幽錮之明年虜犯京師詔集廷臣策
所以退虜者國子司業趙貞吉抗言於朝曰釋沈束之
因以求直言録周尚文之功以勵邊將虜可不戰而退
而束在獄中上書請得精騎五千往來督戰以外疑虜
而内其敵都城且度虜飽而歸必道涿鹿出遵薊或衝
突於宣大宜傳檄諸路乘其惰歸設奇夾擊必大勝之
嵩斥去曰囚安得上書其後錦衣幕沈錬御史趙錦郎

中徐學詩皆越人相繼疏論嵩嵩恨越人特甚有構束
與鍊同宗嵩於是亟欲井心束賴上明聖不爲惑束既
長繫有老父疾且華恩束一見不可得束妻張氏廼爲
上疏曰臣夫沈束猥以愚昧之性冒妄建言識當萬死
荷蒙皇上寬宥下獄待罪經今一十四年束上有老親
下無子女孤苦伶仃俯仰無頼止遺臣一身寄居旅舍
早暮力作女工以供口食艱難萬狀度日如年臣夫之
父今年八十有七衰病侵尋風燭不定養生送死之具
更無可託臣煢煢寡妻顧此失彼欲歸以養舅則夫之

饘粥無資欲留以給夫則舅又旦夕待盡臣夫束之臣誠不敢復顧私家切覩聖朝仁恩曠蕩庶類樂豈臣一門窮苦顛連自遺覆載之外臣每自念何惜一死所以忍苦苟延者誠望天地有曲全之仁雨露無不被之澤也今臣舅已當垂死之年臣夫未有再生之日臣願以身代夫繫獄暫容臣夫送父年終仍又赴獄待罪庶使臣夫得復見其父少伸父子之情臣以舅付託於夫亦得全夫婦之義則臣舉家感戴天恩萬代啣結圖報無窮矣疏三上乃下部部爲之請不允又四年司

務何以尚疏救海瑞上大怒下以尚獄而釋束放爲民
上是時居齋宮好察獄中事命守獄者日具監帖進覽
守者無所得常塞以謾語其日帖進云有鵲當沈束前
噪不休盖謾語上信之遂釋束束歸不及見父睇歸哀
號曰天乎生不養死不含吾尚得爲人乎遂自廢明年
新天子嗣位起原官遷都給事中再遷南通政叅議不
復出束擢省垣時妻張以束未子家爲娶妾潘同入京
至則下獄三日矣張語潘曰吾恐死以視夫朝夕分也
若艾年且未識夫面盍擇所便乎潘跪曰主公抗節夫

人又苦志婢子獨非人乎流涕霑膺自誓以死與共
茹荼苦拮据女紅易升斗供獄中粢饘凡一十八年東
出見潘泣曰我當拜謝乃再拜潘驚跪扶之大掩泣遂
同歸里東歸家益落婦妾并日而食郡邑有司蘄與東
一見不可得也

論曰余閱洗東少時好讀蘇武傳每讀輙掩卷欷歔當
食或廢箸縣今觀之東繫獄中一十八年視子卿差
一歲耳子卿牧羝海上雖自苦無人之地東居犴狴之
内日受幽囚不見天日其憂愁困苦之狀視子卿則又

迴之一則老母辭堂生妻去帷一則父死不得斂妻妾咫尺不相見言之皆可酸心下淚迨徹天孝身入玉門出關扉所謂鴈書鵲帖皆托之人而成於天亦一奇也嗟乎子卿可謂持節不二之臣然尚有胡婦生子乃知斷髮醜女猶能摧屈英雄至如張氏上書代繫孝比緹縈亦妾處女相隨守義平世以待天日又一奇也

[illegible]楊仇徐王王列傳第七十一　東吳尹守衡著

郭登字元登武定侯英之諸孫也少能文詞正統七年[illegible]衛人從王驥征麓川九年從沐斌征騰衝積功署都指揮僉事十四年也先入寇上親征進登都督僉事副廣寧伯劉安入大同未幾天子蒙塵大同軍士多戰沒所存皆創殘登[illegible]撫循弔死問傷親與裹瘡傅藥而是時城門晝閉人心危懼或請登曰事已至此奈何登曰天祚國家必無可憂之事若胡勢甚強吾與此城誓相存亡當不使諸君獨死也俄虜

擁上至城下索金帛還虜營閉門城守曰此給我耳莫若以計伐其謀劫其營奪駕入城此上策也因召壯士與之盟激以忠義曰事成當封侯受上賞壯士皆踴躍願效死力將遣行或以危言止之已而安與知府霍瑄出見上拜金銀萬餘饋虜虜終不應擁駕去登大慟曰登爲材果敗吾事安遂去京獨登守城虜竟以和爲名入犯京師登亟帥兵入援先以蠟書馳奏有曰忠誠切已敢忘報國之心成敗在天不負爲臣之節奏至虜已退優詔褒答焉登復上疏曰虜人雖回離邊不遠傳報有云黃河已凍且向延綏青草漸生再候京營兵雖未信情亦可疑今日

之計可以養鋭不可浪戰可以用智不可鬪勇此謂知彼知已可守則守者也其淶水易州真定保定一帶皆堅壁清野京兵分據犄角所安營以逸待勞以主待客勿求僥倖務在萬全此謂不戰而屈人兵善之善者也歷陞右都督虜自得志去出入邊境無一兵敢拒之者登不勝憤晝夜以忠義激勵將士期必殺賊景泰元年正月諜報虜入東驛境登帥部騎追躡至沙窩相去二十里有虜營十二登召將士問計或言虜衆我寡莫若全軍且還登曰我軍去城已百里業疲困一退避則人心

項沮虜以鐵騎來追欲自全得乎按劍起曰敢言退者
斬遂薄虜營虜以數百騎迎戰登先射殺二騎手殺一
人將士勇氣百倍遂大敗之追奔四十餘里至栲栳山
捕斬二百餘騎奪回人口牛馬弓械萬計捷聞進封定
襄伯食祿　千一百石予世券是役也登以八百騎破虜
數千焉　列戰功第一登念邊事未戢贓吏虐民上疏
論曰往者承平日久人心驕逸在官既無廉恥之心蒞
政惟肆貪婪之志釀成汚濁之風致有夷狄之禍今日
虜勢雖云請和變態豈能預料倘或渝盟大同一鎮首

兒總兵官鎮守宣府關南人歡呼相告曰楊公鎮宣
吾儕安枕而卧矣洪為人機變敏捷尚權譎善於用奇
制勝或擣其虛或出不意寇虜畏之呼為楊王其屯
營專用織獲藜虜潛山谷中見洪旗幟相戒不敢出久
之有虜衆盜寧夏馬而去洪引兵追至興河雪深三尺
洪曰此正破蔡時也亟前進果及虜盡俘斬之完馬而
還十四年上親征洪朝見沙嶺命守陽和開山口洪至
移桃山獲賊虜三人并所掠人馬以獻命還守宣府土
木師潰上道宣府比狩夫虜偽上旨手書洪誘使開門

迎上洪謹閉不出縛使者送京師進封昌平伯虜犯京師洪率六萬騎入援追虜至金坡鎮斬首四百邀還俘掠人馬萬計進昌平侯景泰二年賜世券及勲階祿千一百石仍掛鎮朔大將軍印還鎮宣府洪再至宣府僅兩月卒贈穎國公謚武襄洪爲將敬慎雖在閫外不肯專殺一士卒士卒皆樂爲死敵強不怯戰勝不驕宣正間稱名將朝中諸大臣皆重洪威略洪爲指揮杜衡許奏尚書魏源即訊貶衡廣西洪部卒李文全復誣洪上付洪自治其受知兩朝若此洪卒子傑嗣侯庶子俊以

僉逆閹喜寧功陞右都督從子四人能都督同知信都
督僉事仁錦衣衛指揮僉事知開平衛指揮使傑上言
臣家一侯三都督諸襲恭頭得官旗者十六人乞停恭順
職役許之先是俊守獨石馬營上北狩棄城逃歸虜去
上遣俊還鎮給事中葉盛言俊爲敗軍之將罷不逞遂
令俊護尾刺使人出塞俊又挾私怨杖永寧守備都指
揮姚貴且縛出斬曰我尚擅役陶指揮上不問諸神校
力辯得釋比還廷臣論劾下獄上以洪原宥俊右都督
統京營兵洪熙死坐事降都督僉事無何傑卒無子俊遂

俊襲父侯景泰末年坐罪革爵子珍嗣侯天順元年上以其為參將時勸所部閉門不迎駕且云火種頭來矣為石亨所開御之已為太平侯張軏所搆坐斬西市子珍謫戍廣西天順八年赦珍授龍虎衛指揮使孫越乞嗣昌平能後封武強伯信封彰武伯

論曰英宗之北狩也郭元登之在大同楊宗道之在宣府其皆社稷功乎然河西之戍一當其身西市之戮一及其子悲夫然則于少保之為于少保也難哉

仇鉞字廷威揚州江都人其先曰仇成從太祖起授

州衛百戶與倭賊戰死遼海子官廣武衛指揮僉事調

寧夏再傳至鉞稍以斬虜功遷爲遊擊將軍爲人沉毅

有謀善料敵安化王寘鐇之以誅瑾反也鉞時駐兵城

外玉泉營寘鐇召令帥兵還城來相會同事人多欲遁

去謀於鉞曰賊既爲亂往且不利莫若走結諸鎮徐圖

之上策也鉞曰不然賊負天地必不久存吾居其中可

計取也遲以歲月限以遠絕大事去矣遂引兵入城時

與寘鐇倡亂同起人則都指揮周昂何錦并及指揮丁

賡三人盡得城中兵分爲三大營鼎立其中盛日將北向鉞入寘鐇盡奪其軍分配三大營誘鉞同事鉞辭謝稱疾不能動閉門不出乃朝夕食未嘗敢忘賊陰令其故所親信將士往往從中爲鉞耳目數日間周昂來視疾鉞曰舉事貴速今不亟舉而東何也昂曰兵懼出而曹雄決河灌城喪其室家將柰之何鉞謬應之曰大事入封侯妻姬妃寘妾無寘家悉昂曰然則各屠事乎軍營中有泄其語城中人聞之莫有堅其命又多嘆怨叛者矣又數日總兵曹雄已遣都指揮王正領兵三千

四百人駐靈州副總兵楊英又已帥兵順河而下盡驅河內官民船泊守靈州東岸賊已無船可東鉞私台言顧念城中精甲猛士尚多以一夫而與三虎共搏必不可得之數也則又分遣偵卒訛言陝西今有數路兵且暮且至城下接沓還報賊果大懼鉞又陰爲之謀曰何不急遣一二驍將各將精兵出守渡口還令毋得渡河或欲決河灌城我兵倂得防禦於是何錦與丁廣各將三千精騎出城如鉞所謀而惟留昂守城亂之起也於是十有八日矣鉞以爲及今不圖更待何日乃聚妻

拏爲室而覆薪戒之曰吾以身殉國事之不濟死分也當闔室爲燼勿血賊刃于時寘鐇尚以鉞爲真疾未即起爲我用乃又令昂來問疾鉞瞽曰二寇並逺此賊隻立今幸自歸天贊我矣帕首裹甲見之伏兵庭屏間約曰呼茗而舉械遂即座上斬之持昂首出號于市曰逆賊周昂已斬其首在此矣汝衆亟宜反戈來從富貴立在須臾朝廷不肯汝負迷不悟者族無赦從者萬數遂圍寘鐇府收執謀士孫景文等十餘人殺之諭其餘黨曰汝等本皆脅從但能釋兵來歸勿問悉解散去寘鐇

遂就禽何錦丁廣將遁于虜河東諸守臣追縛以歸上初聞亂命涇陽伯神英充總兵官來討勅鉞副之其明日聞鉞釋兵入城廷議以為勑當追還閣臣廷和曰不可追也仇遊擊不命而自入豈忤禍而索禍其或罔詔從中墮之易也使鉞聞上大川之志將益堅反汗何益祗棄良將益敵人耳鉞若作有異志何貸此勑耶抑寘鐇果用之而又闕此命則亦將自疑之矣鉞未聞命果殲寘鐇上嘉鉞之拜署都督僉事佩征西將軍印鎮守寧夏封咸寧伯號推誠宣力武臣特進榮祿大夫柱國

歲祿一千石予世券尋命提督三千營佩平賊將軍出
出擊河北賊趙鐩山東賊劉七破平之進封咸寧侯祿
祿百石虜寇宣大佩平蠻將軍印帥京營兵禦之虜退
班師即以目眚辭還第嘉靖初詔起提督三千營掌前
軍都督府事尋卒謚武襄孫鑾嗣爵

論曰當鉞之解甲還城也生重於義有如此乎不知者
忍于劍之無從然不能以其不痴之軀出與群賊比肩
於一日一胸熱血誓闔門而共燼藏鈎於淵礪戈於室
不露衿肘建奇勳于虎吻焉夫真一偉丈夫哉

徐有貞字元武吳人也初名珵字元玉宣德八年進士選翰林庶吉士授編修正統改元與修章皇實錄成進侍講有貞為人短小精悍有膂力目光爍爍注射穎敏絕世其讀書凡兵法刑名水利星卜諸家無弗于涉於天文風角占驗多奇中己巳之變六月熒惑入南斗時有貞先避妻子南歸上北狩太監興安廷臣問計有貞前言紫微垣已動急乘虜未深入而還故都為便興安叱出之於是廷臣議斬倡南遷者有貞始大沮屈不敢縱談軍國事然猶以才舉行監察御史出鎮彰德建牙

募兵入衛且萬人多大行群盜驍悍難制有貞率馴擾之教以坐作進退擊刺之法皆踴躍願為官用肅尋還罷還京克經筵講官進右諭德有貞既負材諝急欲以功名顯然以議南遷都人口籍籍嗤指于少保曾薦長成均景皇帝猶識其名已之有貞久不遷叙邑邑不自得乃以王帶獻內閣陳循而進日者之術曰先生帶甘.王矣無何循加少保以是心喜有貞見有貞第語之曰君幸無仍舊名有貞悟乃更今名已遂得進右僉都御史出治河是時漕臣欲塞沙灣決口治河使者再三出

者罔功饑道阻循計有貞才足辦也故舉之於是有
上疏曰臣聞平水土者要在知天時地利人事而已天
時旣經地利旣緯人事乃究夫水之性可順以道不可
逆以湮禹之行水用茲理耳方今治者往往反是此治
之所爲難也臣循覈河理自雍而豫出險之夷勢已濫
肆由豫而兖土益疏水益橫流而沙灣大洪口適當其
衝於是決焉而奪濟汶入海之路以去諸水從之以泄
隄以潰渠以淤澇則溢旱則涸此漕運所爲阻也然欲
驟而湮則有不可故潰益潰淤益淤莫之救定反成淦

池臣今措畫惟宜首疏水勢勢平乃治決決止乃濬淤繼因多方以時節宣俾無溢涸法必如是當可有成詔曰可有貞乃相水勢爲牐以制之渠以疏之渠有分合閘有上下渠起張秋西南行至大瀦潭踰范暨濮又上而西數百里經澶淵以接河沁因其過者節之微者導之使趋于平旁流不順者堰之於是水不東衝沙灣乃更北出以濟漕渠阿西鄄東曹南鄆北出沮洳而資灌溉者爲田百數十萬頃奏蠲瀕河民馬牧庸調以省費役蓋三年而告成有貞嘗築一決口下木石屢吳探之

無有也有貞性之一僧居山中有道術有貞徃叩焉僧亡所荅第云聖人無欲有貞沉思竟日而始悟曰僧蓋言龍有欲也此其下有龍穴吾聞之龍惜珠吾有以制之矣鐵能融珠乃鎔鐵數萬斤沸而下之龍一夕徙而決口塞夫有貞知制龍欲而不知龍之以欲見制人也功成景帝召對襃勉進左副都御史其明年景帝不豫步覘乾象知上皇之必復與石亨諸人比以奪門功陞兵部尚書華盖殿大學士封武功伯食祿千一百石世指揮使入內閣有貞性褊而氣傲既復上皇遂殺于謙

盡逐內閣諸大臣陳循故為知己謫戍去居首相僅半歲與亨等大相左時李賢為次輔孛功有貞稍持亨等大不悅因弁譖二人于上並逮詔獄是日雨雹大作大風拔木上知二人冤謫有貞廣東參政賢福建參政有貞既行有以匿名書誹國是語侵亨等上復入亨言逮有貞還下錦衣並拷掠瀕死將坐大辟雷震承天門聲徹後宮上大恐乃下[illegible]赦之流金齒有貞初遇異僧受魔利支天法奉斗毋至是其術有奇驗云有貞謫金齒四年復指天象語人曰曹石禍作參是修於我我且

歸而竟以盆死獄家籍没年冬有貞赦還里而又二年吉祥之族滅有貞時尚壯負其才復冀召用以將星在吳地惟已可當之每早起輒使鐵鞭數十叫當運甓及聞韓襄毅鎮兩廣乃投懷太息曰孺子能將乎吾已矣居常鞅鞅醉洒則遂豕馳走連聲呼曰人不知我寧觴其門下士杜董醉問曰汝謂何等人可作宰相董謝不知有貞曰左遷推數十萬金右遷殺人流血而目不轉睛者真宰相也有貞負文武才臨事敢為有經略常自歎惜不見用然天下人惜于譏者時時切齒有貞以故

里居十餘年上竟弗肯召而人亦無推轂之者晚乃放浪山水間頗以詞翰著聲竟侘傺不得志而死

論曰有貞善天文地理之學自謂無遺筭其治河亦號能吏至南遷之說抑何怯錯懦弱也爲相月裁冐功濫賞似矣已獨先冐濫焉侈剪勳賢快志報復傳曰不能三年而思小功其有貞之謂乎

王驥字尚德束鹿人也永樂四年進士驥長身偉幹多膂力便騎射曉暢戎略選授兵科給事中使山西奏免徐溝鹽池逋課二十餘萬山西人德之尋遷山西副使洪熙改元召入尹順天陞行在兵部右侍郎滿九載進尚書正統元年坐議邊事五日未奏與侍郎鄺埜同逮下獄尋釋明年奉命出行邊時西虜阿台朶兒只伯寇甘涼都督蔣貴與都指揮安敬追至魚海子將及之敬畏虜不敢前請於貴以前途無水草退還巡邊都御史羅亨信劾奏上故輟驥部務令以便宜行事出視師驥

至見邊防闕甚嘆曰如此而欲虜無侵軼難矣異日大
會諸將轅門問曰先日大軍逐虜于魚海先退者爲誰
衆對曰都指揮安敬驥顧左右引敬出斬之誓於衆曰
自今遇敵有不前者視此且謂貴曰公亦當死責狀以
報於是諸將士股慄驥乃分兵畫地使諸將各自防禦
會有別部把禿孛羅寇莊浪都指揮魏榮遂擊走之而
悉收其男女孳畜驥閱士卒冗羸汰其三之一而定
爲更番上代法省輸輓驥以二月出八月遂還京九月
河台諜知復入寇上復勑驥往驥勒大將蔣貴爲前鋒

將精騎深入與共約曰若不努力破敵毋相見也驥[illegible]
都督任禮等將所部營急擊破之斬捕首虜多阿台走
死上勞驥以金帛加兼大理寺卿支二俸詔還理部事
麓川宣慰思任發叛廷議遣官往諭降而宦者王振方
用事慓賊喜功驥揣知振所欲主戰議振大悅制詔拜
蔣貴征蠻將軍以驥總督軍務大發東南諸道兵十五
萬討之有司計儲餉期盡賊止賜驥明光鎧一雕弓一
蟒繡緋袍一驥至謀於貴分道並進會上江夾攻賊擁
象馬數萬來拒因風縱火遂大破之斬馘五萬餘級長

驥至麓川思任發携其子思機發竄緬甸以大捷聞是時維摩州蠻韋帝郎羅叛稱廣新王詔驥旋師討之驥遣偏師至帝郎羅走安南驥傳檄入安南捕之安南王懼執其首來獻驥還京上犒勞奉天門封靖遠伯食祿一千二百石予世券貴亦進封定西侯驥固思任發父子竄餘衆往來覬故地上面諭驥曰勞卿再一行耳驥總諸軍至緬思任發復不可得僅擣其寨而還上猶加獎勞焉十三年思機發又孟養驥率大軍復至孟養雖獲尚等并思機發父子終不可得有衛學訓導詹英官

上言驥等輦重至役夫六百人多散緑嶮於五厓
僕責重報鹵獷暨輒闕之以爲已役大軍十五萬一日
趣行因而相蹂踐有至死者又每軍使負米六斗跋涉
山谷有自縊死者師抵金沙江彷徨不敢渡俛渡縮朒
不敢攻攻而失利指揮洛宣指揮翟亨俟賊解散多捕
漁戶以爲賊俘此何異李宓之敗而楊國忠以捷聞也
奏下法司中貴人振內主之停裝劾勞而已尋改驥領平
蠻將軍討貴州苗獲其僭稱剗平王者檻送京師僇之
加歲祿百石土木之難群臣廷劾中貴人振不道株及

驥景帝初召爲總督南京機務位寧遠伯任禮上南京
素君偷惰戎務廢弛驥至一一以所御軍法敕之爲一新
而大司馬讃帯重也因事辯其任奉朝請上雖罷驥而
内猶嚴之時禁私役閹人俱令藉入官惟黔國公寧陽
侯得留四人驥獨留六人驥老且八十食肉躍馬多從
女伎供張奉御如王公而會石亨等奉太上皇南宮而
驥與焉復領兵部事加號奉天翊衛推誠宣力守正文
臣階爲元祿餘如故數月復請老又三歲乃卒年八十
三贈靖遠侯謚忠毅子瑺嗣成化七年卒瑺子添尚

善長公主拜駙馬都尉瑺卒嗣爵十五年卒子寓嗣正
德元年卒子瑾嗣

論曰高皇帝既定天下約曰文臣非汗馬勞無得封公
侯伯七八十年封者董數人至于今世世弗替者惟靖
遠耳獨以麓川得之嗚呼何以封哉

王越字世昌濬人也景泰二年進士越廷試日對策方就卷忽大風起揭其卷雲表頃不見及秋朝鮮貢使來言王方視朝有旋風捲一物而下則登朝進士卷也異敕附其人　聞英帝聞而得姓名詔吏部曰識之此當任風憲授監察御史越軀長七尺餘問奏對徽辯稱門閫上數付倚之人頃四年超遷山東按察使非其志也七年入同慶藝辭辭方解鎮還都上欲得代辭者而難其人輔臣賢舉越上召越還越見上故偉服而知其伏上熟視喜曰可使弁而將也遂進右副都御史往巡

撫越為人多力善騎射好談說經濟大畧至大同脾睨

餘物趣有抵掌封侯意擣虜巳退去而越益為修飭備

禦士馬器械比比整葺会以病告召還京成化三年協

贊院事久之乃以總督出視師延綏輕騎襲破虜於崖

窯川俘斬首虜百四十人遷左副都御史巳又破之於

黃草梁俘斬首虜百二十五人進左都御史陟秩表前

廷文臣視師從大軍後出號令行賞罰而已至越始多

選驍勇跳盪武騎為腹心將而與虜搏戰躬率軍所嚮

出奇之或竟殲其衆騎數見功越於是儼然稱大將矣八

年上以兵部尚書白圭言欲搜套遣吏部侍郎葉盛詣越議越以非己始謀不見功托言虜退久士馬倦暫休息且請於上偕盛還京越還虜驟擁衆渡河寇州上聞命越遂領越謀虜盡出他掠妻子老弱巢於紅鹽池計可襲而取也選精騎齎七日糧晝夜行可二舍即留數百人伏別更二舍輒如之行抵虜帳出騎夾擊斬首三百餘級馬牛羊甲械以萬計焚其廬帳而還虜歸相向慟哭悉力追我越結陣徐行殿者陽與戰及前伏起入與戰再三遇伏不及支乃還走渡河去虜自是不敢

以故套內者二十年則此捷爲所震懾故也言官猶論越爲守勝濫功詔勿問明年始加太子少保越乃抗言紅鹽池之捷爲故尚書白圭抑沮將士功大賞輕乞移以官償之余子俊乃爲越請進兼兵部尚書尋加太子太保越附權璫汪直方與遼東巡撫都御史陳鉞破建州夷大封賞越齒之十六年春虜自西犯邊越謀於直請出大同捕虜以保國永爲總兵官越與直爲監督越諜虜有在威寧海子者乃紿永由它道身與直率輕騎來雨雪襲擊之斬首四百三十有餘級男婦百七

千人捷聞進封威寧伯祿千二百石予誥券永師至於林無功而遷越既封不當復領都察院而御史許進等上章稱越功德引王驥楊善例請仍領院事而越亦不肯就西班欲仍列大學士萬安吏部尚書尹旻下許之而是後屢與汪直奉命出師十七年出寧夏禽虜十八人斬首百十三級獲馬七百餘匹廷議文臣伯以上不得進封加太子太保增祿四百石錄一子錦衣百戶是役也功少賞濫直在事故而越驟欲得侯遂改右班改署前軍都督府總督團營於是萬安劉吉等側目越而越

是年八月遂掛平胡將軍印兼總宣大兵出延綏分三道敗虜于塔兒山火燒梁三里塔諸處斬首虜最多虜亦創懼不敢近邊捷聞進加禄五十石上稍知直干權嘗在亦薄而寵少衰矣尋改越征西前將軍鎮大同不獲稱大帥而猶與直共一鎮大學士萬安等乃請移越帥延綏延綏帥許寧改大同越既去直直與寧不相能上乃勅責直降直南京御馬監於是給事御史交章論糾直併糾越詔削越官爵奪誥券編管安陸是時文臣佩將印獨王驥與越耳越頗多智有材略其於塞隘

夷險虜情真僞將士材否定諸將臆斷如指掌身經十數戰輙勝家人子弟善騎射者數百千人皆厚遇之樂爲死又能籠罩顛倒豪傑使爲用嘗過陝秦王宴之奏伎越語王下官之爲王吠犬久寧有以相酬否因盡乞其伎女歸一日大雪方坐地爐使四伎抱琵琶捧觴侍一千戶謁虜還即召入與談虜事甚晰大喜曰寒矣手金巵飲之復談則益喜命絃琵琶而侑酒即併金巵予之已又談則又喜指其中最姝麗者曰欲之乎以乞汝自是千戶所至爲效死力越之豪爽豁達乃能役使雄

多類此居恒喜奢華自奉比諸侯王在安陸與還濬
冊池射獵帳飲聲樂如故而功名志不小衰孝宗登極
赦還卿弘治七年越上疏自列復左都御史致仕十年
西虜火篩入寇甘州邊將禦之連敗走廷議宜設總制
官諸大臣連薦數人弗稱旨吏部屠滽欲薦越謂馬文
升曰此擔須用此輩人擔遂以越名上上曰越老尚可
將也特召拜太子太保仍兼左都御史總制甘肅寧夏
延綏軍務越至軍飭兵出襲賀蘭山後虜大破之斬獲
夥加少保太子太傅越請復哈密封以兵援其王還國

詔從之無何卒于軍越初以附汪直大封拜至是納交
李廣乃得再起越冀立功復伯爵會廣死言官論廣之
奸黨咸首越上以邊計需將置勿問而越不勝憂恚病
遂卒而伯爵遂不得復贈太傅謚襄敏
論曰余聞之并州當越時天下咸貴其才西北邊稱良
將無如越者楊一清王瓊方之蔑如也今人之訾越者
以彼好附權璫故彼自媮快其功名且欲逃名于縉紳
君子尚安得以縉紳之功令而苛責之也
時越總三邊有詩曰世間惟有征夫苦天下無如邊

塞笄髮為胡笳吹作雪心閃烽火煉成丹是時言者

遂以此論其怨望云

皇明史竊卷之第九十四

文苑李何徐邊鄭列傳第七十二　　吳興尹守衡著

蓋史傳之有文苑也自范曄氏始其後史家因之間有雄才大篇時排作者則具載其傳中誠難稱之不曰壯夫不爲也今天下學士大家言文者獨周秦東西京止耳唐以後無文言詩者獨所行耳宋元以後無詩嗟夫氣運原自有古今執韓柳歐蘇而必責之以升屈賈之堂入馬班之室何苛也尚論我明高皇帝嘗問劉基曰今天下文人爲誰基曰宋濂第一其次臣不敢多讓兩

公者亦何必其爲邵賈爲馬班哉即想其時吳之四傑粵之五先生不可謂非開國之人豪也及太宗風不在下解大紳方希直並稱赤幟守成之際士多本質以是楊文貞丘仲深世尊尚之爲台閣體矣故皇特四海梁肉百官委蛇人各以其暇日肆力於簡冊翰墨之間諸司各屬往往名儒崛起與館閣争衡北地倡之信陽嗣響昌穀上眞庭實下毗詩媲正始之途文守先秦之則康德涵王子衡推轂畢力追逐激吹盛美以故嘉靖之季七子建其前矛三甫執其櫬州翩翩乎孰不可稱數

筆之彥乎孟軻氏曰誦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余故爲傳文光有傳已見別卷不具書

李夢陽字獻吉慶陽人也弘治五年舉鄉試第一明年成進士授戶部主事夢陽生有傑才志希古君燕中自以其文爲招與四方名士集爲社作古文詞當是時人猶文殊斌斌特起遂成風致夢陽倡之也十八年詔求讜言夢陽疏陳二病三害六漸其言天下之勢譬之身也欲身之安莫如去其病欲其利莫如祛其害欲令終而全安莫如使漸不可長今天下爲病者二而不之去

也爲害者三而不之祛也爲漸者六而不使不可長也乃顧汲汲曰是奚不安也奚不利也奚不令終而全安也是何異於不藥而求病愈於戲其可畏也哉何謂二病一曰元氣之病夫元氣之病者何也所謂有其幾無其形聲息內耗伏未及發自謂之安此乃病在元氣臣竊觀當今士氣頗似之故曰元氣之病夫孔子曰邦有道危言危行今人不喜人言見人張拱深揖口呐呐不吐詞則目爲老成又不喜人直遇事圓巧而委曲則以爲善處足以轉相則倣翕然風靡爲士者口無公是非

後進承訛踵弊不復知有言行之實矣如此此尚得謂之不病乎且大臣者庶官之表而民之望也今大臣則先不喜人言又惡人直夫諫官得以風聞言事者也今大臣被彈劾則率廷辯以求勝此何禮也往大臣有親之喪服除非詔不起今大臣服除自起矣如此尚得謂之有禮義廉恥耶夫無禮義則佞人進乏廉恥則國無防佞人進則因循互相欺誑國無防則紀綱不張臣竊謂此病不治必積漸不可救藥故曰四夷未侵百姓未離刑政未墜疆域未蹙而國危主憂此臣所謂元氣之病

也二曰腹心之病夫腹心之病者何也攻之則難攻不攻則云身者也臣竊計今事勢內官者腹心之病一大內官者陰性而狠貪其地逼近又朋比難辭臣故以爲腹心之病夫倉廠場庫錢穀之要也今皆內官主之陛下以此輩爲忠實可用耶抑例不可廢耶夫例誠不可廢無處置一二輩足矣今少者五六輩多者二三十輩何耶且夫一虎十羊勢無全羊况十虎而一羊哉今有司摘發其奸幸陛下洞見其情實外議僉曰是必不赦不且寬斥今數月矣猶閣而不行夫人情莫不遜於蓿

而玩於彰彼未摘發奸尚有嚴心今其奸業摘發之矣不置之法又不竄斥彼何所憚而不爲乎昔人有言曰宦官有罪不可赦有缺不可補言難除也今皇城之內通名籍者幾萬人焉亦多矣陛下又勅禮部選年十五以下淨身男子五百名將安用耶嗚呼此其禍可勝道哉夫滅絕人類則必戕天地之和戕天地之和則災害必至災害至則五穀不熟人民離散天道垂於上人心怨於下而陰狡狠貪之徒無忌妄行於中而國不危者鮮矣臣故曰內官者腹心之病也今誠欲腹心安莫如

劃內官之權欲劃內官之權莫如有罪不赦有缺不補傳曰治未病不治已病今固已病也而猶不治是可惑也已何謂三害一曰兵害夫兵害者何也臣以為冗食而無補空名而鮮實也夫強本者所以弱枝也今在京之兵舊分三營蓋帶甲控弦者數十萬焉意固欲以強本也然至正統己巳幾數十年耳拔之乃僅得十二萬焉亦寡矣於是有十二團營之名團營至今又幾數十年耳日者遣將北伐拔之不滿三萬焉然其腰挾弓刀不全也騎上則奔露骨馬旋豎鞍響夫兵數不減於前

食之者增也一旦而狼狽若此何也官不恤其軍豪勢多占使遠者逃近者滯職司不以報糧籍不開除又壯丁各營其家老弱出而應點宜其食之者增而用之者寡也臣故曰兵害者冗食而無補空名而鮮實也夫騰驤四衛者今非所謂內兵耶外官既不與稽其數征役又不選用其丁故其人率富豪而氣驕夫內官者陰狡而狠貪者也以富豪氣驕之人而率之以陰狡狠貪之徒欲其害可勝言哉且夫錦衣衛爪牙之司也今內官之家人子弟官之團營兵之精也內官參之內兵又其

專掌之。陛下乃何獨而不為之寒心耶。古人有言曰宦
豎貪賞惟功今團營把總號頭等孰非內官之私人乎
彼其家人子弟。抑孰非詭託冒官也。乃遂令布列要地
為爪牙乎。諺不有之曰萌芽不伐將折斧柯爝火不撲
燎原奈何言貴豫也陛下誠於此時查往年李玉事例
仍置總兵官使叅掌內兵又禁團營自今不得置其私
人詭託冒官自首者聽罷免不問如此則威立而恩亦
流所謂銷患於未形計之上也二曰民害。夫民害者臣
以為斂重而民貧又貪墨在位恩不下流也夫人求有

無所頼而生者也今百姓甚苦無頼而有司者不之䘏也斂之不問貧富也役之不問勝否也曰是爾職焉矣是故富者剥削貧者稱貸稱貸之不足則必鬻子鬻子而不足則必逃竄一旦棄父母捐親戚背鄉離井愁怨之聲上干天和則必有水旱風雹之災遭者不還居者縲絏而牽連則必有無辜暴露之屍臣故曰民害者重歛使之也夫內府供用有常數也今較之弘治初年費且十倍于前此何也蓋下者効上者也取羸者未有不羨者也今既十倍于前則戶工二部科派必又倍矣下

之州縣必又倍矣百姓輸納又有秤頭等必又倍矣又經內官必有賄賂是益又倍矣於乎民日貧而斂日積當道不若小以開有司乘機而肥其家如此而猶望其猶是真却步以求前耳陛下前嘗降旨存問矣然籌數不減也科派不省秤頭如故賄賂公行無憚此所謂空名而實禍也臣故曰貪墨在位恩不下流者此也三曰庄場畿民之害臣伏覩洪武初年詔曰直隷拋荒田地聽民開墾永不起科夫民既自開墾之矣不可謂非其田矣今皇親之家謂非其田也請之朝廷朝廷亦謂非

其田也率川崵皇親家皇親家既奉天子命爲臣有乃輙遂白奪北川土爽其墳墓毀其房屋斬伐其樹木於是百年土著之民蕩產失業拋棄父母妻子千里之内舉騷然不寧矣夫皇親與國同休戚者也而祿非不豐貴非不極也柢以區區之田掊害赤子動搖基本如此是不欲與國同休耶嗚呼亦甚矣昔魯廄焚孔子見之但曰傷人乎盡貴人賤馬也今薊州牧馬草場與百姓爭肝而競畝尺分而寸剖之臣竊悲也是何賤人而貴馬也夫草場數千頃地耳今三遣官矣百姓連年坐勾

輾轉相卒連妨廢本業男不秉耒女不上機賣男鬻女
老弱轉死坭塗者過半矣嗚呼是何賤人而貴馬也臣
竊計今事勢萬無百姓侵官之理設有之所辨亦官租
耳非若皇親之家占之爲巳有也臣謂宜罷而不問且
乃十年土著之民一旦逐之使去陛下忍爲此耶夫王
畿天下之本也今以數十百頃之地失黔首之心傷陰
陽之和臣固知陛下不忍矣陛下幸哀憐聽臣愚計勅
戶部查景泰六年勘官爲謬奏內事理以前項田土仍
給民徵租但以空閑草地牧馬爲便何謂六漸夫大漸

者一曰匱之漸夫匱之漸者何也臣以為兵興然耳

又苦浪費今各邊用兵以將則庸以卒則罷糜財而無功曠日而損威而錢穀吏偽苜供給莫敢如何稍有不繼則軍吏諉以自解是故倉廩不足不曰兵者糜之也曰是錢穀者之誤之也錢穀者不曰已誤之也曰是無米而求粥也於是始有和買之議矣和買而不足於是有空運之例運而又不足於是乞內帑之銀臣始至戶部太倉庫銀尚百七十餘萬今銷耗且過半矣然而乞者未已也由是積漸而不止雖欲不匱烏可得矣夫今

疆土不蹙於前也又鮮大寇非有若匈奴突厥者也竭天下之力以供邊而日猶不足此其故何也糜財而無功曠日而損威者爲之也夫錢者泉也言流也散於上則聚於下公家匱則私室盈今京城內外千觀萬寺亦熾矣顧又不止彼左右侍臣孰非造寺者也勳戚匪以鉅萬計諺曰十入一出今彼鉅萬出則其入不止於鉅萬明矣夫上惟風下民惟草今方春氣和耒耜在野陛下乃不發倉廩助其不給賑其不足顧遡察寺觀勑給財修葺之是道民以佞佛也彼以鉅萬入者又何憚而

不造寺也夫智者察微今貨入而於私室矣又出而造寺觀矣設卒有水旱之警兵甲事興内取則巳匱外歛則民窮臣不知陛下計所出矣故曰又若浪費者此也

二曰盜之漸大盜之漸何也臣以爲其幾在民窮夫盜者非不知法當死也彼以爲徃罔無食矣今盜而得食即死不猶愈於餓乎徃罔無衣矣今盜而得衣即死不猶愈於凍乎徃有租調官司之黠矣今盜而得自由不猶踰于追繫鞭笞之乎夫天下無智愚強弱舉俛首捧心以事我者以有法維之且畏死也今既死而踰于凍

便追繫鞭笞之則彼亦何所不至耶故以臣之愚竊計今事勢非但憂盜將必有大患大患者何所謂有亂之機無亂之形也夫今天下無不臣之邦四夷無不庭之國百官奉職倉廩歲至太倉有紅腐之粟武庫之兵朽而不用又無方二三千里水旱之災也然而嘯聚殺人劫縣燒村剽掠婦女者日相聞也假如不幸而有方二三千里水旱之災武庫乏兵太倉乏粟百官不奉職夷狄外侵海內有警則此勢又何如矣故曰有亂之機無亂之形嗚呼此亦可以寒心矣臣願朝廷急選良有

卹饑賑寒以安民心又容令整飭城池軍馬以伺緩
急之變夫安不忘危覇者之略有備無患聖王之政況
今承平日久民不知兵萬一有意外之警若如平原睢
陽之倫乎臣故曰討今事勢非但盜賊將有大患者此
也三曰壞名器之漸夫壞名器之漸者臣以爲黜陟失
制也夫明王懸爵賞以待天下之賢將以奉天而理民
也故曰五服有章自天命之示非我也又曰爵人于朝
與衆共之明至公也是以古之英君寧損百萬之費而
靳一郎之拜其意亦謂此耳而今乞官者官乞蔭者蔭

黜其父者陟其子黜其祖者陟其孫臣不知陛下計所出矣夫蔭者所以報功又示勸也今黜者旣陟其子孫則有功者何勸焉是以高其爵不足以勵廉乎賞不足以風貪緣鑽刺之風旣行而廉耻名節之士遂寡且陛下何利於斯而爲之也夫大學士萬安前侍先皇帝醜穢彰露陛下賤斥之始嘗令内官逼脫其牙牌逐之去矣今而蔭其子爲丞臣不知懲耶勸耶且陛下何利於斯而爲之也夫薰蕕同器不知有薰廉汚並賞孰肯爲廉陛下若謂天下之大何惜此一官則所謂敝袴之藏

繁纓之惜者皆非耶惟名與器不可以假人臣故曰壞名器之漸者黜陟失制也四曰弛法令之漸夫弛法令之漸者臣以爲舛與玩爲之也夫舛莫大於縱罪玩莫大於長奸昔者舜爲天子其父瞽瞍殺人孟子以爲士師執之爲舜者但宜竊負而逃蓋法者公之天下受之祖宗者也掌於士師士師不得而專也出於天子天子不得而私也是故士師可以執天子之父而爲舜者不可私其親義者犯人王禮擅搶夷僧貨物損辱國體傳笑外邦獄案已具法所不赦也陛下何從而赦之耶以

爲無罪則固已追償其貸直矣以爲有罪未聞有罪而赦之者也有罪而赦之是縱罪也縱罪則奸長奸長則政奸政奸則民玩民玩則令慢令慢則法弛此古之所大忌而令之所甚忽也夫忌莫大於刑忽莫大於私何則刑天討也公天道也王者不私其天故罰一人而千萬人懼諺曰勿謂尺五後且不補臣故以王禮之赦爲弛法令之漸五曰方術眩惑之漸夫方術眩惑之漸者臣以爲去之不力則誘之必入也夫自古帝王享國長久者畏天而憂民也非以奉佛也康強少疾者清心而

褻慾也非以事仙也且陛下獨不見梁武唐憲乎梁武帝奉佛最謹然稚禍最慘唐憲宗事仙又最謹然年又最短此其明効大驗彰彰可考者而今創寺創觀請給者陛下弗止也比又詔葺其圯廢臣不知陛下乃何所取於彼而為之也夫真人者太虛無為之名也今酒肉粗俗道士陛下敬重之如神尊為真人又法王佛子等並有輿出入珍食衣錦陛下賤祚詔曰僧道不得作醮事蠱惑人心堂堂天言四海誦焉夫陛下神心睿姿不臧於前也乃今復爾者臣故知有誘之者也夫去之不

力則誘之必入譬若鋤草不盡反滋其勢陛下奈何去之不力而反使之滋也夫誘者必曰其道妙又其法靈今天變屢見于上百姓嗷嗷於下邊報未捷倉庫匱乏信如真人國師道足以庇法足以福陛下何不遂一試之且彼能設一醮僎一法使天變息而嗷嗷者安乎此固必無之事而陛下不察反聽其誘此臣之所以日夜悲心者也六曰貴戚驕恣之漸夫貴戚驕恣之漸者臣以爲其防決也夫水防惟土國防惟禮水決則潰禮決則陵昔者高皇帝制皇親令曰皇親之家不得與政臣

嘗伏讀歎息以爲聖王不易之論及退而考夫頒祿列爵則又使大貴而極富已又考其器度田奴之等則又不使踰也臣於是又歎曰是所謂禮之防也夫皇親與國至戚也不宜有間今頒制禮以防之者臣以爲此固保全而使之安也今陛下至親莫如壽寧侯所宜保全而使之安者亦莫如壽寧侯乃顧不嚴禮以爲之防臣恐其漸且有日矣夫下替則上陵今壽寧侯招納無賴罔利而賊民白奪人田土擅拆人房屋虜人子女開張店房要截商貨而又占種鹽課橫行江河張打黃旗

勢如冀凡此謂之不替可乎替則陵陵則逼太過則法行且今側目而視切齒而談孰非飲恨于壽寧者也夫大川潰則傷必衆萬一法行陛下雖欲保全而使之安得乎臣竊以爲宜及今慎其禮防則所以厚張氏者至矣亦杜漸萌之道也疏入昭聖大怒后母金夫人泣訴上曰李夢陽疏末稱張氏斥后也大無人臣禮上下夢陽詔獄尋釋之罰俸三月上遊南宮皇后皇太子及金夫人從壽寧侯鶴齡入侍酒中上召鶴齡促膝語左右咸莫聞知鶴齡免冠闕地謝蓋上將責之也夢陽一夕

所過輒窮侯於塗罵侯生事害人以鞭箠擊所从卒僕
恚甚欲陳上爲前疏末又隱忍而止後李夢陽有詩云半
醉唾罵文成侯指此武宗嗣位轉員外郎進郎中正德
二年尚書韓文欲率諸大臣論劾諸閹夢陽爲文草疏
瑾大恨之矯旨降山西布政司經歷致仕尋以他事械
繫下詔獄時瑾獨敬翰林修撰康海海特爲之屈志
瑾乃解免瑾誅起爲江西副使提學李夢陽初從瑾難氣
節重一時及督學江西往往負其材氣行高而弗能下
人都御史俞諫以征諸峒賊來總督用二廣例抑諸司

長跪夢陽獨植立諫怪問足下何官耶夢陽徐答曰公
奉天子詔督諸生吾奉天子詔督諸生竟出已與巡按
御史江萬實隙相訐奏下藩臬會勘夢陽即率諸生手
鋃鐺欲鎖御史御史杜門不敢應布政使鄭岳故與夢
陽不相能欲持之事未及竟寧王宸濠常托詩文與夢陽
交懽心知夢陽不平從中出擬岳後執岳門下人入府
中拷治索岳平日事求罷於決奏遣大理寺卿燕忠下
訊人於是以夢陽陰嗾濠傾岳也燕忠大駡夢陽曰汝
前劉瑾之難無問識不識咸壯焉而今顧爲此爲天下

士夫唾罵耶唾罵者祇以波操上人之心要便宜耳若獨不聞老子術耶退一步是已夢陽不答燕忠已案諸左證簿責夢陽誘果白然諸所連坐忠不能無出入夢陽不服大言曰諸瑣瑣擲畢矣然非元氣所係紀綱之關也必於激濁揚清之內而脂寓扶陽抑陰之義使彼知朝廷有不可罔之法天下有不可屈之節古今有敢爲之男子無能逃之貪吏然後能懾服勢雄係屬渙散潛泯亂階忠目視之不聽命卒褫職去夢陽文致尙往濠敗逮夢陽刑部尚書林俊力救之乃得無恙夢陽竟

以傾岳故不湍士論坎壈終其身子枝字伯材善文賦有父風舉進士由主事左官州同知而罷夢陽文章自負爲一代主盟勇於復古在京師與信陽何景明遞張旗鼓時人稱李何然兩人各自成家景明謂夢陽曰子文高處是古人影子耳其下者已落近代之口未見子自築一堂奧自開一戶牖但能守古而尺尺寸寸之以何急於不朽夢陽曰子不見古之爲工者如倕如班堂非不殊戶非同也至其爲方也圓也弗能舍規矩何也規矩者法也僕之尺尺而寸寸之者固法也假令僕竊

古之意盜古形剪截古辭以爲文謂之影子誠可若以我之情述今之事尺寸古法罔襲其辭猶班圓倕之圓倕方班之方而倕之木非班之木也此奚不可也阿房之巨靈光之鉅臨春結綺之侈麗楊亭葛廬之幽之寂未必皆倕與班爲之也乃其爲之也大小鮮不中方員也何也有必同者也獲所必同寂可也幽可也侈以麗可也鉅可也巨可也守之不易久而推移因質順勢融鎔而不自知於是爲曹爲劉爲阮爲陸爲李爲杜即今爲何大復何不可哉此變化之要也故不泥法而法常

出不求異而言人人殊易曰同歸而殊途一致而百慮謂此也非自築一堂奧自闢一戶牖而後爲道也故予嘗曰作文如作字歐虞顏柳字不同而同筆筆不同非字矣不同者何也肥也瘦也長也短也疏也密也故六者勢也字之體也非筆之精也精者何也應諸心而本諸法者也不窺其精不足以爲字而況文之能爲二人言雖中若戈矛而功等藥石憂傷所著有空同集王元美不可一世獨尊李于鱗至論空同則曰獻吉天授旣奇師法復古手闢草昧爲一代詞人之冠

何景明字仲默信陽人也母夢赤日墮懷而生始能言輒爲記六歲能詩八歲能文人呼神童十五歲以尚書魁于鄉十九歲舉弘治十五年進士授中書舍人十八年奉敕頒哀詔使滇南還值瑾初用事許進爲冢宰瑾依仗權景明貽書進曰乃若主上幼冲權閹在內天紀錯易舉動大繆上下之臣未見有秉德明恤伏義伏節者夫國有人曰實無曰虛以今日觀之雖謂之虛可也其所以繫天下之望致虛實之原寔惟明公之責頃聞權閹多干明公之正者議者難之或謂宜少自貶以爲

容夫自貶以爲容者悲失者之所爲也孰謂明公表師百僚堅立萬仞者而爲此乎竊爲明公畫二策一曰守正不撓不容於權閹而去者上策也二曰自貶以求容於權閹而不容於天下後世者下策也夫今之計止是二者二者俱爲不容然守正不容可以激頹靡于當時流烈于後世損少而益者多自貶求容則頹靡益炎烈且敗益少而損者多二者孰重孰輕惟明公之自擇焉瑾聞而啣之景明遂請告歸會丁二艱瑾尋矯詔免諸在告者官瑾誅李東陽乃薦起還職九年應詔陳

言曰迺者寢宮被災皇上兢惕勅諭群臣下求直言大小臣庶仰見聖顏憂戚伏聽綸音痛切無不感動流涕謂聖心感悟事當轉移悲喜相繼慰慶兼至然自勅諭之後已將旬日未一視朝輔臣言官奏論遣番首僧義子數事一言未見採納一事未蒙施行臣觀災變之來天道甚邇陛下上回天怒下安人心如此數事宜急省改今復處之晏然未見損減一二豈陛下感悟之心忽萌而轉移之機復塞也臣民莫不失望中外實爲軫心今聖躬單立皇儲未建內無手足相倚之親外無肺腑

可託之戚后妃不得當御公輔不得通謁乃日與邊軍竝出入番僧義子同起居此皆今日創見先朝未嘗也甲馬馳騁之場何如廣廈細旃之上夷狄邪穢之敎何如文儒談諷於前樂文廡此臣所未喻若義子則陛下寵幸之臣自古寵幸鮮能善後原其所繇蓋漸爲忌陛下尤宜早爲裁抑明示區處使上若得保富貴其次得保首領義既不失恩亦有終豈不美乎疏留不下時李獻吉對簿江西大爲衆所媒孽獄且成景明爲上吏部楊文襄書曰僕聞聖人拔士取人於衆惡明主顯相識

賢於集毀夫衜同情則獨行見遺實多口則廉節被黜故匡章棄於通國而復與於孟軻即墨汚於左右而受封於威王孔子明公冶之非罪晏嬰脫石父於縲絏今有操獨行秉廉節而十袋悲負集毀若李夢陽者明公在上何可弗少加察而一援之也夫僕於夢陽非敢謂其無過也自崇而弗下人太任而弗識時多憤激之氣乏兼容之量昧致柔之訓犯必折之戒此其過也若其飭身好修矜名恭義見善必取見惡必擊不附炎門不趨利徑處遠懷不招之耻處近執莫麾之勇在野有兎

豈之武在公著素絲之直立志抗行秉心陳力咸可尚

也前與御史相廷同黨交搆持其以介不服文法遞延

無已固其自取而尊達至為不悅縉紳靡然誹笑言官

啄詆於朝法吏深鞫於獄惟恐摧之弗披而辱之弗窘

也嗟哉亦已甚矣謂深懲以全之乃底其壞歷責以備

之實求其缺謂其為高好勝多事越位不即攻之將為

患害由此觀之仕宦之徒不貶抑以就時游滑以希世

何能免於今之人哉夫讒言殷至慾毋投杼浸漬之灌

可解膠膝僕於夢陽有肝膽之交附於人言猶弗能無

琁明公之門夢陽不敢徑違雖有嚌噎何由少白今京師之士其弗知者則已流言傳訛味形議影群猜共怒一吠百聲持辯風起發言雷同矣即有知者則亦恐異同於臧要之吏以避口舌之禍視爲秦越隨其軒輊夫夊伺情以御人格衆口以明物此其弗利也必矣孰肯樂弗利而爲之哉昔孔融鷙鶚薦乎禰衡汾陽鮮爵於李白揚善發俊閔才舒附昭晰人代矣今夢陽之文藻才辯誠二子之流匹而拘檢行止閑於禮義可以用世貴治二子弗若也乃窘辱摧靡卒無一爲之地者僕甚傷

之佚惟明公秉道服人積望鎭衆力可以移易變可以表正釆士民之議捐比附之論使邪枉無順遂之私廉直無不容之嘆非獨夢陽之幸也國家斯文幸甚十二年進吏部司封員外郎侍直如故明年出爲按察副使督學陜西檄守令以敎化爲首務語之曰君子不以作人爲事但與俗吏伍耶有太守用刑於諸生父生救之守怒坐之檟入公門景明曰子救父死且不避乃以不愬罪之夫人豈無父耶當大比方伯檄贓舊額以節費掾之曰國家求賢本意似不如是此俗吏見耳竟不從

所試高第弟子集一書院日與論說六經旨意不拘拘
傳釋常曰緣泥枝葉而忘尋本根此末學之弊失益遠
矣遷廣諸縣博士弟子員往事皆調試于近地景明曰
即如此是棄之矣躬臨涖之如內縣焉竟以學政勤勞
得心疾十六年六月棄職歸尋卒景明為中書十餘年
名重於京師行誼甚高宰臣錢寧冐賜姓口攝諸公卿
獨以古畫求景明詩景明曰此名畫不可點汚卒不許
友人師御史死中官廖鵬賻以棺景明却弗用曰奚以
汚吾友醜諸客賻他材斂之鵬弟鑾出鎮關中席鵬羆

益横諸參隨騎過藩臬大夫不下騎藩臬諸大夫一無所問景明叱令答繫責數之諸參隨始人人歛避平生手不持一錢讀書及夜分爲常歷仕十餘年不問家人産死之日橐僅三十緡所爲文章與李獻吉齊名當代王弇州曰仲默才秀於李氏而不能如其大景明有經世才嘗著十二論以見志緻治一上作二法行三任將四門勢成五功寶六用直七敵中八關權九處與十衆術十一心違十二文多不録景明常曰文靡于隋韓力振之而古文亡于韓詩弱于陶謝力振之而古詩亡于謝人以爲知言

徐禎卿者字昌穀吳人也弘治十八年進士授大理評事不能其職　攺國子監博士　自爲諸生則已遊於唐伯虎文徵仲諸名士中　迨登第都人士　無不知有昌穀李獻吉　讀其詩嘆曰佳哉鏗鏗乎古之遺聲耶昌穀顧已久慕獻吉遣使通謁曰禎竊附于下執事即如日休龜蒙皆足之獨也獻吉荅之書曰周易有言鶴鳴在陰其子和之故人莫祥于同莫不祥于異故同聲者應同氣者求同好者留同情者成同欲者趨何則感于入也足

下亦覩諸風乎劉劉焉其被草若木也颯颯溶溶乎草木之入風也故其聲輷礲轟砰徐疾形焉大小生焉且孔子何人也與人歌善矣必反而後和何則未入耳今足下忘鶴鳴之訓遺孔子反和之旨而自附于皮陸數子又強其所弗入僕竊謂足下過矣夫圖高不成不失爲高趨下者未有能振者也别足下負千仞之具哉昌穀於是復獻其所作文反騷以難楊雄貽書論之曰僕少喜聲詩從遊於六藝之學觀時人近世之辭悉詭於是惟漢氏不遠逾古遺風流韻猶未有艾而郊廟閭巷

之歌多可誦者僕以爲如是猶可不叛於古乃攄其性
情之愚竊比於作者之義今特人喜趨下率不信古與
之言不盡解故久不輸其說惡爲俗子所笑乃一日過
足下而獨有取焉何也足下又謂僕閑於賦頌之文夫
賦頌者誠文章之瑰瑋乎心之所希艷也始吾誦研于
之文以爲詩之變也然麗而不淫哀而不怨蓋無惡焉
及誦司馬長卿之言靡麗浩蕩不可窮涘雖絶特之觀
非盛世之所見也雄於長卿何所樂羨乃蹈襲名其文
而原何戾忒又作賦以攻之此予所未喻者藝家之風

好相誇嫉後世之文不待馬楊而好嗤之自護其醜若趙人之持其璧而不肯下也豈不重可笑哉今足下責僕以相麗益此古之道也今何復見之僕愚戇何敢自愛若反覆相示或大有疵謬輙抵毁去不猶愈於後人之詆笑乎且文辭之貴賤存乎其人雖邑之與諸侯爭之非尚之貴用貴其尚也若徒務珊切之華而不貴其實則恐爲楊雄之玄徒取病於後世耳楩楠豫章之材所用於世若貴其實也僕雖鄙愚竊嘗志於是其必本道德之裏遵作者之度以繰爾遂衣生物而已豈蟬口

之所鼓譟乎君之而不疑想足下與吾共之也呂穀猶甚傷血不華也一日諷道書若有得也嘆曰徒獘精於無益而忘其身之斃也可乎於是盡謝棄其所爲文章習養生有道士自西南來呂穀與語悅之自謂長生可必王陽明先生故與呂穀善也呂穀請先生曰吾授異人五金八石之秘服之沖舉可得也子且謂何先生笑而不應呂穀曰吾聚黜吾昔而游心高玄塞兌斂華而靈株是固斯亦去人之兢兢於世遠矣而子猶予拒何也先生復笑而不應呂穀默然者久之曰子以予爲非

耶抑又有所秘耶夫居有者不足以超無賤器者非所以融道吾將去智故而宅於埃壒之表乎其語我乎先生曰謂吾爲有秘道固無形也謂吾謂子非子未吉是也雖然試言之夫去有以超無無將矣超矣外器以融道道器爲偶矣而剛未嘗超乎而剛未嘗融乎夫盈虛消息皆命也纖巨內外皆性也隱微寂感皆心也存心盡性順夫命而已矣而奚所捲舍於其間乎昌穀首肯良久曰神舉有諸先生曰盡鳥之性飛可以神於天矣。盡魚之性游可以泳於川矣。昌穀曰然則有之先生曰

盡人之性者可以知化育矣昌穀俛而思蹶然而起曰命之矣吾且爲萌甲吾且爲流澌子其煦然屬我以陽春哉數日謝先生曰吾不遇子幾亡人矣道果在是苦疾且作奈何亡幾時卒年僅三十三陽明先生曰昌穀之學凡三變卒乃有志於道惜乎早見其進未見其至爲誌其墓所著有談藝録李夢陽序之以爲麟鳳之實世所希遘見云

邊貢字庭實歷城人也弘治九年進士初授太常博士歷官南京戸部尚書貢風神瀟雅與李北地何信陽皆

以詩文爲國士交而湎於酒既爲大司農遊歷留司諸山水竟日夜南京巡撫汪鋐論其嗜酒廢職月視事無三日詔致仕貢歸日與豪士浮白唱和醉則兩妓肩背扶路唱樂觀者如堵不爲怪癖於求書所搜積金石古文幾徧牙籤數萬卷一日偶遭回祿焚幾盡貢方抱疾仰天大哭曰嗟天其喪我也疾遂篤尋卒

鄭善夫字繼之福州人也弘治十八年進士初授戶部主事武宗初中官柄用遂請告正德十三年起改禮部進員外郎十四年上將南巡又請告歸過浙問孫山人

死走道場山中哭之過逍越中山水踰數月乃還善夫
氣秀巖谷發情辭詩古色精言高映霞表養疴自遠樂
負高標故其詩曰行年三十髮已毀有懷突兀時多違
有遺世之想焉一日與友人期曰明年海上有紫氣東
來是吾觀化至矣友人大駭之嘉靖改元薦起南京吏
部郎中赴官中道卒吁亦奇怪也哉善夫爲人多病一
病必滿時月刪已必往佳山水遊或憫其羸告之癖且
自誇曰江南北山水皆受吾杖履之故亦竟以武夷之
遊而卒云善夫爲文力求還古每爲人誦曰墜道并時

也萎儒與世靡靦古太峻厖志以降其趨吾故疾學之不變又曰任重者身也途長者口也致遠者道也邪行亡乎體違言不存口道可要諸遠矣卒年二十九

論曰今天下修文之士推李何矣獻吉奮擊壽寧侯卑諸生以鎖江直指夫其負氣驕人固文士恃才之豪態乎仲默上許楊二太宰書讀之翩翩有國士風也昌穀一見空同虎變鸞翔乃竟逃虛以死惜哉邊廷實王計大臣日沉湎于山水鄭繼之憚于世故時客寄于郎曹斯皆翫世之英豪而揮睨于塵表者耶然以登人將無謂三子稱前矛矣